



佳 作

蝶 舞

郭宗華

蝶舞



郭宗華

「戴洛維夫人說她將會自己去買花」剛看完第一行，她就閣上吳爾芙的小說。她決定赴會前趁空檔去買幾朵玫瑰佈置自己的房間，也讓自己放鬆。她想自己輕盈徐行到花店。有人說她像隻優雅蝴蝶。

這個聚會他來過一次。

佛郎哥舞太熱情！腳跟把地板踩得震天價響，不見優雅。黏巴達之類更讓她皺眉，腳步變換頻率，還得貼身擁舞。有段時間，所有舞蹈型式都有令她討厭的元素在內。她酷愛歌唱，鄙視跳舞。

今夜依舊大雨。

向後一步，窗外正下著滂沱大雨，裙襬下側淋了些雨。整個身體向後拉起，從頭到腳，每個細胞不只是甦醒，更像是雀躍而起。她提醒自己跳國標舞時第一守則便是「美感與藝術的追求」，這是老師上課一再反覆提醒的要領。

感情要投入，卻要提防肆意任性。轉一圈，舉

手顧盼間，還需留意手勢是否條理分明。她凝神確認，眼神是否恰如其分，動人而不勾引人，迷人而不媚人，眉宇間要射出一種尖銳不失柔和眼神。留神內斂，些許激動還是讓她眉目間隱約沁出汗珠。

迴旋！白色裙擺像含苞待放的曇花在夜空中無聲無息突然吐蕊大放，旋即零落收合。迴旋！又是另一朵盛開。迴旋又迴旋！一朵朵曇花彼放此落，這夜裡的暗香花事。

迴圈又迴圈，眩目神馳。她如醉酒微醺，兩腳有點無力，像上次。

佇足。手勢牽引、延展、擴張，手指交扣、甩灑及擠壓，一隻手是孤單無助的，兩隻手卻能幻化無限可能，她提醒自己。

平舉著右手，左手在胸前一撫而下，將頸部的紅色絲巾順勢解下，平甩成圈。

窗外滂沱。在心頭把舞步排練一次，她覺得淋漓

暢酣。

舒一口氣，很快把剛剛舞步再默想一遍。側頭細聽，聽到自己微喘聲，不自覺地笑出聲。她回憶上課時老師說把舞步在腦海裡排練叫做「心像練習」，能降低緊張焦慮，也能快速地熟記舞步。

她低頭看裙襬下兩腳，是這兩隻過度柔弱兩腳讓她覺得比別人更容易跨入心像世界。甚至有時過份地把心像世界當成真實世界，所以即使是在想像中排練，她還是比別人多了一點緊張、投入及耗費力氣。

先不管這些，再一次清清楚楚地在腦海排練著舞步，有時入神了，發出輕輕柔柔地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」答數聲，確認再確認，又舒一口氣，一曲舞罷應無問題。

要不是反覆練習夠了，這種聚會她是敬謝不敏的。

那次聚會朋友作東，邀請她來。她明白地說自己不喜歡熱鬧，更重要的是她完全不會跳舞，歌唱她是

拿手的，但她也知道大家時興在歌聲幽揚時開始三三兩兩起而蹀蹀舞步，而跳舞一項她是全然不會的，也提不起任何興趣的，或說是鄙視。

朋友讚她唱起歌總是風擺柳絲一樣自然，朋友篤定地說：「就那去唱唱歌吃吃東西，湊個熱鬧。她心領朋友希望她能多出出門的好意，回說：「也行！」

她記得當時也是個大雨天，抱怨說這大雨要來就來，總不得商量。平常出門總會帶上雨具，偏巧今個兒就忘了，雨就來了。鄰座男士接話說這印證了「墨非定律」云云的。她是太早到。除了作東的朋友外，幾無他人。她希望早到挑個好座位，搶一個最角落最不引人注意的，靠窗座位可觀看街景。她挪動身體換坐到一張椅子上，打定主意這個位子是她專屬的雅座，不再挪動，她不想是隻飛來飛去的花蝴蝶，那太招搖了。

她低頭腳尖向上睃巡，太過瘦弱的雙腿，明顯運動

量不夠。俯視前胸，也羸瘦得可以，她自己的確在意。

她點唱數曲，不唱快歌，一味地唱著經典老歌，唱出百迴千轉的回味，在忘年望年之際，襯托著韶光更迭。

彷彿是位尊貴女王，其他人像是朝覲般地魚貫地來到她面前致意，感謝她為聚會帶了悅音。「Cheers!」聲彼起此落，如大家所願隨意淺沾上幾口，竟人來人往不斷，直到主人示意夜幕落許久。

夜幕低垂！墨非魔王的黑暗力量真實統治世間，不然她百分百相信這絕對是一個難得愉快的夜晚。

當大家隨著提議齊唱著古老離別曲〈Auld Lang Syne〉迎接新的一年，大廳裡大家默契十足地輕晃身體，四目相對。一位男士走到她跟前，做出彎腰屈膝擺手的致意姿勢，十足地就是一位向女王行覲見禮的紳士。

「Your Majesty, may I have this dances?」

過多淺沾必然造成醺醉，跳舞場合場面本不屬於她。她覺得頭暈眼花，滿臉潮紅，兩腳痠軟。怎會有人向她邀舞？

她平常胭脂不施，或只是很淡很淡的淡粧，朋友總笑她臉色蒼白美如空谷幽居，甚至令人心疼。她想像得到那剎那間她的臉色是如何從完全的蒼白轉為難堪的通紅……

她記得當時，她囁囁嚅嚅喃喃，不知說了什麼。她擺頭擺手回絕，擺得很用力，有點歇斯底里。

她對朋友很愧疚，是她在最後一分鐘把整個歡樂氣氛消耗殆盡，她把大家弄得尷尬無比。她擺手抖動間把斟滿的酒杯甩下了桌面，杯盤狼藉，重心不穩下她狼狽滑落在地……

「摔一次就夠了！」她提醒自己。清清楚楚地相信若今年還有人邀舞，她都會欣然就舞，而且她一定能翩舞如蝶，讓全場凝目注視。獨舞也行。

她是個瘦弱女子，一年來的努力與投入，像海綿吸水般地習舞，反覆地舞步答數，常練得精疲力竭，力竭後依舊在心像中一遍又一遍默踩舞步，勾勒手勢線條。她會是一隻蝴蝶，哪有蝴蝶不能飛舞？

這次，她不用早到，不用急著找個角落落座。事實上，她刻意晚到。尊貴的女王豈能早到？

她撫按著座騎，跟一般的輪椅有點不一樣，更為小巧質輕，兩輪向外張開呈八字型，是專為跳輪椅國標舞設計的。她低頭撫摸輪框說：「我們進去吧，等下不要緊張，不能使性子。」

朋友幫她推開了門，滑步而入。大家先是一楞，接著就是一陣熱烈鼓掌聲，分列兩旁。